

溽暑中的禪境展 —— 六、七月間台北公私立展覽館所見
陳清香

這半年來，忙於家務、教學與演講，錯過了幾場精采的展覽。不過台北的公私立博物館、美術館、畫廊等，處處有佛藝展。自六月下旬以來，連續觀賞幾場豐盛的藝術饗宴，也算是人生一大樂事。

首先，在出國前兩天，接獲請柬趕赴觀賞一項名曰：「善緣無量」的中國佛畫之美佛陀篇展，這家取名「應真藏」的畫廊，往年已經系列的舉辦過歷代的阿羅漢畫展、護法神像畫展、菩薩像展等，這是第四次有關佛教像的展覽，主要是展出明清時代的佛像畫，包括釋迦牟尼佛、華嚴三聖、阿彌陀佛、西方三聖、毘盧佛、彌勒佛等近三十幅，均屬巨幅卷軸高古佛畫，每尊佛均以精密細緻的線條筆法，艷麗典雅的色澤，畫出螺狀髮紋、肉髻突起、長耳垂肩等端莊的佛法相。尤其在華貴的細緻袍服、寶蓋、圓光、須彌蓮座等的襯托下，更是威儀具足，充滿了明清宮廷的氣息。

而圍繞在佛的四周，往往是聖眾菩薩、羅漢、諸天、星宿、龍王等，與佛像一般，筆觸細膩工整，諸尊左右排序對稱。而多數畫蹟，均可找到永樂、宣德、成化、隆慶、萬曆、乾隆等年款，對確立作畫年代，以比對相同畫風的作品，是彌足珍貴的。

在炎炎夏日中，巡禮三十餘幅高古名畫，令人目不暇給，而面對一尊尊的佛菩薩像、彷彿進入了佛國勝境，自是感到無比的清涼舒暢。

就在「善緣無量」佛畫展開幕第二天，筆者又應邀赴台北市立美術館，觀賞了「許武勇回顧展」，那是和明清時代的佛像畫，完全不同的領域。

前輩畫家許武勇，一九二〇年生於台南，就讀台北高等學校(高中)時，曾向鹽月桃甫畫師請益，入東京帝國大學求學期間，在樋口加六的畫室習人體素描，一九四三年，以「十字路台灣」油畫創作，入選「日本獨立美術協會」，在當時是無上的殊榮。

許武勇具有濃厚的宗教情懷，畫風則受到立體畫派與超現實主義的影響。但曾以東方的水墨思維，融入西畫的油彩中。一九七六年曾畫「救世主耶穌」，而一九八五年則畫了「論真理的羅漢圖」(91x72.5cm)(見封面圖)，後者畫中以較深暗的油墨，畫背景洞窟，再以較亮的顏料，畫羅漢的側面輪廓，頂門光頭無髮，長眉短鬚，五官清晰，神情篤定，右臂所着白色長袖袍，明度較高，而白袍外再披紅色袒右肩羅漢服，鮮豔亮麗，羅漢右手撫膝，左手似作說法印，配合著羅漢的面部表情，十分生動寫實。

將羅漢置於洞窟石岩中，是宋元水墨羅漢畫常見的佈局，尤其是取後側姿勢，像極了達摩祖師的面壁圖，只是不同於傳統的禪定坐，這張主題鮮明的油畫羅漢圖，似乎是祖師在對身後的慧可問覓心之道。

自九十年代至本世紀初，許武勇的畫題中有了變革，除了有夢幻中的天女、西洋的人文風采外、也可讀到濃濃的鄉情，如「台南舊庭園」、「台南關帝廟前」、「關

渡宮」等，因好運用橢圓形的格式，構成錯綜複雜的畫面，猶如田園交響曲一般，也有東方詩韻涵養的表現。

欣賞完了許武勇的畫展後，往鄰室一瞥，那裡正展出「駱香林的攝影畫境」。

駱香林(1895-1977)，是一位已逝世的前輩藝術家，新竹人，自幼詩、詞、書、畫儒學涵養功夫深，早年就教於名儒趙一山，壯年時由台北遷居花蓮，為花蓮特殊風物所吸引，遂定居其間，平日除蒐藏古物外，更創設「說頑精舍」教授漢文。因應編纂花蓮縣志之需，六十歲開始學習攝影，從此持續攝影創作長達二十餘年。駱香林的攝影創作，常見以黑白原作再加彩修飾，另題詩落款，使攝影作品除了猶如傳統水墨畫一般，韻涵著詩書畫三者的美感之外，另具實物實景的光影形象。在數十幅賞心悅目、目不暇接的詩意畫境的作品中，一幅幅的仔細端詳，我嗅到了一股濃濃的鄉土情懷，與對自然萬物的疼惜之心，例如我捕捉到的一幅題曰：

「居不忘戒」(銀鹽相紙、人工着色 29.2x24cm)的攝影創作(見封底)，畫中僅一枝

松樹幹為主軸，背景為橫豎的三合院平房，攝影的焦點在於樹幹下，躲著一位擎

臂張弓欲射的男童，與順著手臂直線延伸的右上端黑影，那是一隻停棲於樹梢末

端枯枝而振翅欲飛的黑色鳥雀，作品左側墨書題款曰：

彈未發而先飛，存戒心於隨時，

幸下翻之，未剪，謝珠，樹之
高枝 乙卯十月香林 (鈐印二枚)

好險！彈珠未發，鳥已先飛，免除了一場殺生業，是男童剎那間轉念頭的？

這是一幅充滿禪機的攝影作品，畫面中沒有祖師，沒有佛像，沒有公案故實，只有枯枝，只有黑鳥，只有頑童，但畫中的孤高、荒落、空靈，與瞬間的動作構圖，卻是禪機滿紙，寓意深邃，令人拍案叫絕！

當我出國兩周返國後，由華梵大學美術系黃智陽主任、台灣師範大學美術系曾肅良教授、與臺北大學中文系賴賢宗主任等三人共同策展的「當代禪畫展」，正假台北國父紀念館舉行開幕茶會，共展出了江明賢、李振明、林昌德、曾肅良、黃智陽、賴賢宗、李蕭錕、熊宜中、蔡瑞成、聶惠雲、洪昌毅、董心如、阿卜極、徐畢華、詹金水、朱顏、張國治、朱友意、呂坤和、吳永猛等二十位畫家五十幅禪畫作品。

這些作品有水墨、彩墨、油畫、多媒材等，表現的題材形式，有山水畫、蓮花畫、菩薩像畫等，有帶著宋元禪趣、簡易線條的減筆畫風，有細密精緻、用色濃烈的工筆佛畫，也有暈染氤氳、水氣淋漓的彩墨畫，更有寓意禪機、意象景物、分隔併貼的花卉圖案畫，以及以大筆油墨橫掃的後現代主義畫風，充滿了前衛感。

主辦單位為此次展覽又特別規劃了兩場演講，其一是由世界宗教博物館漢寶德館長講「建築與禪」。其二是題曰：「禪畫與當代藝術」，有三位演講人，分別由黃智陽講禪畫的創作，那是從平時的日常生活中，處處皆可取得的。再為曾肅良介紹個人所創作的現代詩中的禪境，那是從文學角度談起。三是賴賢宗談當代繪畫與禪畫的層次與種類。三位演講者，雖然角度各異，但共同為此次展覽主題作了更深入的闡釋。

傳統宋元以下的禪意水墨畫，是掃去粉黛、免除繁瑣的線條用筆，那是對於前代崇尚莊嚴整秩佛畫的一種革新，如吳濟寬所畫「寒山拾得圖」（見插圖），那是宋元禪餘畫家所作的減筆畫祖師散聖圖的一種延續。而今日這些多樣的當代禪畫作品中，不難看出那也是對於前代佛畫的一種革新，尤其受到西洋畫風與技巧的影響，其革新的跨度更大，不但具體的佛菩薩像泰半消失了，傳統的維繫禪畫主軸的禪祖師的形像或公案故實，也不再出現，往昔被視為禁忌的畫題，如今都公然呈現在展場上，供人品評論述，或許那被視為另一種對禪的認知罷。

而在眾多精心作品中，黃智陽主任所提供的「一花一世界」與「山水有情」（見插圖）二幅水墨創作，不但畫題典雅，饒有古味，而且畫面中的線條用筆，猶帶著宋元禪人畫師的餘韻。墨色濃淡層次分明，表現了水墨五彩的美感。黃智陽說：「禪觀的創作應用給我最有利益的感悟是「擱置爭議」，亦即是「非法非非法的」包容，另外也是「重實踐、輕浮誇」的體認，更是「當下即是」的心行功夫。

「『一花一世界』、『山水有情』，透過多張斗方作品的拼接，重新建構出新的意象世界，重新提出水墨新的觀賞情境。當我們的目光聚焦在一處時，似乎看到一張小畫，是山是石是花，當我們綜觀全局時，又似一片錯綜的景致，而頓時體會到：山不是山是山，花似花非花的幻境，那麼，『一切唯心造』的禪境直可轉化成創作的不二法門。緣此，自其變而觀之，物與我皆無盡藏也。一花可為一世界，萬物同一體，觀山水如拈花，無生俱有情，頓時思維任馳騁，任自在了。」

今年的暑假，雖然天氣炎熱，但從莊嚴整秩的明清宮廷佛畫，欣賞到色彩濃烈的羅漢畫，到「居不忘戒」的攝影作品。再從祖師散聖寒山拾得圖，瀏覽到完全脫離具象的「一花一世界」、「山水有情」等，似乎回味著禪畫在時代上的演進，也感受到一股反璞歸真、洗滌塵慮的清涼感。